

蘭

軒

集

五



謄錄舉人臣秦
謄錄貢生臣趙
珍

欽定四庫全書

蘭軒集卷十一

元 王旭 撰

序

送劉孟章濮州教授序

教授冷官也然師表一方教由是出則所係亦甚重故非才良行修博於辭學者殆弗克居而近世不然非惟為士者輕而易之而為有司者亦未嘗知重而難之故選用多不精而每者寡是以州縣之間往往學校未盡

興教法未盡行而人材之作成者未多見良由教授之失其職也濂溪周子曰師道立而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師道所係固如此然則居是職者豈可以輕易視之哉劉君孟章奉高之良也守黃菴之義而坐無檀之榻蓋已有年矣今承上命掌教於濮陽必將不苟而有可觀者矧彼有疎堂導江二公之賢乎今其往非惟賀濮人之得師而且將賀子之得其師也於其行敘以勉之

送張教授之衛州序

人才之盛衰關於學校之興廢師道之隆替係於學官之賢否何以言之蓋賢則師道行而教法興士類歸而文風振此學校人才之所以興且盛也不然則反是故教官之設職若輕而實重事若易而實難爵秩不過九品月俸不逾十錢而學校人才之責在焉豈非輕而重歟寂寥簡淡無簿書米鹽之煩講說開陳有聖賢義理之奧而又表牋著述之筆寓焉豈非易而難歟今之為

教官者往往不以為重難而輕且易之是其果賢乎抑亦苟然乎余不得而知也今國家偃武修文崇起學校而教授之設遍於州郡其變風俗育人才之意可謂至矣然而天下教法未盡行文風未大振而博學才傑之外亦或未免有不厭人心者得非有司選擇未精之過歟斯言也予嘗與長蘆教官張正亨評之甚以為然故其居職三年之間視前後為獨稱今承上命遷教於衛予知其志必不苟然矣他日有西來者予將問之

送焦教授序

人之能足以自立於當世而猶自視歛然以求進於道此其志不安於小成而君子之所深喜也今國家設蒙古一學在諸科之右其能者往往由是通顯而有不屑於儒術惟萊蕪焦君國器不然君以明敏之資擢是選教授長蘆不以其能自多而方以儒術未通為深病乃自貶以從予游求講大學論語之書未終卷而代者至君辭予慘然甚以為恨余謂君但存此志而不衰則六

經可以遍講儒術可以深詣他日所至豈可量哉然則
今茲之別雖若可恨而亦未足深恨也伊尹之言曰德
無常師主善為師善之所在師之所存也勉君之志而
已矣

俟亨叔母壽慶八十詩序

東平侯亨叔其母年登八十諸君慶之僕時寓居在遠
雖不獲預稱觴之末歌南陔祝靈椿以觀絳衣之戲然
於亨叔義不可無言竊嘗謂人子之所願乎其親者無

過於壽而富貴不與焉蓋壽則能享諸福而有以遂其
供養之心故洪範五福以壽為首而禮記亦有孝子愛
日之說若富與貴雖亦人情之所欲而可以備甘旨之
養然而不能無怨府危機之憂古之人啜菽飲水而盡
其歡心必有為之本者矣孟子曰悅親有道反身不誠
不悅於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夫悅親
必在於誠身而誠身必在於明善古人論事親之道蓋
在此而不在彼也今亨叔甚貧而親心未嘗不樂致之

豈無其道乎噫富貴功名外物也惟親之壽則人子之所願而不可必得者亨叔今既得之矣其喜為何如而他足言哉

李君慶壽詩序

壽居洪範五福之首是人生之所甚欲而不可以力致者然聖人則曰仁者壽而中庸亦曰大德必得其壽又似有關於人事而未可全委於數者何耶蓋天人之理一感應而已矣故裁者培而傾者覆因其材而篤之未

嘗或差也彼顏跖之不齊蓋亦不得其常而遭其變耳
然顏之令名無窮適足為其壽而跖之遺臭不害其為
殃矣論至於此則感應之理尚何疑哉謙甫李君仁人
也年過七十氣盛神昌其殆未可量又有三子以奉甘
旨而長子清臣又為國之才士居官食祿進用未已夫
君之得此必有以致此豈偶然哉蓋種德緝善君之所
以感乎天也其壽其子天之所以應乎君也噫天命不
僭今而往尤當勉其所以感

馮君慶壽詩序

洪範五福壽居其首蓋壽然後可以享諸福苟非天之所與者有以極其氣數之盛而異於常則亦未可以人力致也然幸而壽矣乃或子孫之不肖奉養之或闕甚至於窮獨痛苦而無以如其所欲則亦何貴於壽哉鯨川馮君國祥之尊人可謂既壽而諸福之能全者已年八十有五聰明不衰而神氣自如步履甚輕而飲食猶故若非天與之者異何以及此矧國祥又以孝行鳴於

鄉而聞於朝門有旌而史有傳足以顯親於無窮而非
他人之為子者比乎至於閨門之內雍睦無間言庭階
之下照映皆春色備修瀟旨甘之奉盡定省溫清之禮
亦恐非他族之所能全也孟冬之初壽席既開坐客賦
靈椿之詩以侑十歲之壽而某也不敏輒敢先鳴而為
之序

泰山詩會序

夫名山大川有英靈之氣惟詩人知之而得其助他人

蓋不知也泰山巖巖豈非英靈之所萃乎於此而無詩則非所以為知者矣諸君俯仰奇勝日與英靈接其詩會宜愈盛顧乃中輶而弗續何哉元貞元年春余自碣徒奉高嶽之勝既獲窺其略而覺目明神爽於山似有所得也今諸君既有意於尋前之盟則予雖不敏敢不欣然隨其後雖然人之生精力有限而事理無窮物欲易流而本心難御言志固聖人之所與而玩物亦聖人之所戒也願與諸君如約而酌取其中可乎

竹林春宴序

至元壬辰季冬春立於下旬之首是日也東風扇和天氣晏溫予與諸君攜酒出郭會於許氏之園亭順時行樂且敘懷也其園去碭城東北二里餘地幽而景勝宜雅集焉開罇竹間以次列坐清歡既洽塵慮俱忘悠然怡然乃知真樂之自然有不在乎絲竹之間者酒酣園主君笑而謂余曰吾聞觀海者不留目於溪沼登嶽者不躡屐於丘陵先生南游江湖北歷燕趙其山川之美

麗邑居之繁富園林之奇勝所見多矣是區區者恐不足以辱先生之顧也然而先生今日之游似有甚樂於斯者豈莊生所謂空谷之足音者歟予曰不然夫萬物並生乎天地之間而一理各全於性分之内大非有餘而小非不足也是以斥鶴無羨於雲鵬秋毫可並於泰山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樂天安土又何彼此之擇哉况諸君幸不予以棄而予從講義理而談詩書氣同道合如之何而不樂也昔曾點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